

鐔

墟

堂

摘

稿

鐘墟堂摘稿卷之八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龔昇城古和雷禮著

序六

贈大總憲張龍岡赴南臺序

聖天子御極四十二年餘厲百官洞悉群隱會南臺右
都御史員缺廷推少司徒龍岡張公以名上詔曰
俞從人望也某昔在吏部同公爲郎後又聯署冬
官於是行也蓋有感於省中之盛云夫都御史握
朝廷紀綱紀綱正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治蓋

自古重之矣我

太祖混一區宇建官分治首拔考功令青田劉公爲御
史中丞創定章程垂憲萬世歷正德以後德興張
公建安楊公進賢萬公朝邑韓公竝以吏部郎敷
歷中外晉掌南臺事前後相望今又得公往繼其
任非天實宰之爲省中增重耶古稱紀綱重地非
有風力者不輕畀自元政不綱徂於寬縱邪慝竝
作天啓青田提三尺糾褻詰讒而百僚震肅威冠
石室垂瀛景洽幾二百餘年天下又安四公各著

風稜有大節卒之承簡注爲宗伯爲司馬爲太宰
德望無愧於青田者未始不自振紀中基之邇來
吏治烝烝靡矣上下相遁緣爲奸市日見法網踈
漏有不勝其可慨焉者幸

神聖乾綱獨斷輔佐協心綜核諸司名實無敢旁法爲
利非振紀自効之會耶公居銓司銓躬實踐凜凜
守

天子法及屢進列卿司坳牧撫鄖陽長廷評入貳司徒
所在暢仁敷膏憫恤元元油然如雨露之被萬物

也值殿堂重建

旨下工部增侍郎古員掄才以聞改公貳冬官董匠取
石公宿山中焦勞夙夜輒忘寢食惟陳力殫忱期
建

國家無疆至基不以身瘁少有所避却至告成績叙
蒙加俸錄陞再起戶部晉陞今職焉非得於簡注
之素歎夫部寺各有專職掌銓選者不得侵賦役
職兵戎者不得越刑獄公隨事脩嘗為衆情所繫
屬哀然足稱茲職總紀綱轉雨露為風霜而留都

所轄五方殊異豪右成市豈無敗官稅政巧逃天
憲可伸眉吐議率其屬而按之者平望鍾阜翠拱
巖立有鎮壓乾坤之勢環視玄湖澄霽萬象立鑑
將必慨然有槩乎裏而青田章程自不待於求矣
廓帝絃於臺中蹇然挺風稜使中外無闕政王路
清夷行將來茂

眷渥翊贊中興盛治詎忝四公名位已哉抑予聞之劍
出函則光芒自耀琴鼓絃則音響必聞予初爲郎
品題省寮即擬公爲遠大器時猶在函之劍未

金華先生集卷之二
鼓之絃公亦謙謙不敢自信也今果爲大執法矣
發硯協調行當目光芒耳音響爲省中稱大噐也
是期望者意

慶少宰朱鎮山重膺殊恩序

嘉靖癸亥少宰鎮山朱公上疏曰臣衡遭際

熙朝叨吏部侍郎一考蒙贈封三代幸甚惟是臣父鵬
源封刑部郎中嗣伯祖寵例應贈乃臣本生祖父
憲祖母劉氏不獲少露

渥澤烏鳥私情頃刻不能安乞停臣并臣妻封移贈

惟

聖慈垂憫臣不勝大願

詔下吏部准贈如令蓋出於

特恩云某等與鎮山同年咸拊手忻慶乃嘆曰於錄哉

此

皇上以孝治天下使咸知重本而作之忠者也今出自

制科者布列中外自一命以上孰不欲崇號顯列

推榮所生耶及計日累月得恩叙三代者不能千

百十一又何其希濶難遇也夫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嘗觀宋臣王文正曾祖黎陽尹祖左拾遺考兵部侍郎俱以文正貴累贈太師尚書令雖文正深沉有德首稱張詠榜中而祖父陰功直節所以濬發其祥者遠矣嘉靖壬辰

皇上策天下士賜甲第授職凡三百二十人方其會宴期集連轡舉鑣文介於九衢者莫不以凌霄自待至今三十三年官京堂三品以上者三十五人以績叙者十人繼此待叙者僅僅數人獨鎮山以少宰首膺曠恩推榮於二祖及若翁夫豈偶然予同

年又同鄉知朱門世德甚詳嗣祖號確夫東一公
長子也耿亮端方不苟同流俗嘗以贈都憲公及
伯祖都憲公誥命勒石樹于祀堂俾子子孫孫世
頌君恩勲策忠孝其志行卓越類此翁號熙齋即
本生祖也性嗜學有聲庠序晚悟真義不紛遂於
時好以貢起訓婺源善作人壽老子家而一念友
誼不忍兄無嗣知子美江公志趨高遠豐下有後
命嗣其兄可以對天日無怍也此其兄弟父子忠
厚相承累行濟美何異王氏祖父世德天欲昌大

善人門閭忍使確夫以長子無後熙齋以友讓無
聞也哉故善慶之符演迤弘遠遭逢

今上繼天立極追崇

二聖徽號宏親親長長之化薰蒸四十餘年而使令孫
致位行道獲伸其天願焉蓋宜宣其主宰所以徵祥
如王氏者國徵而朽矣夫友之於義也錫愛而敬
其先人故頌之世德侈之君恩俾勿怠勿忘以圖
慎志報也予輩視鎮山二祖若翁皆祖父行何啻
友誼雖自揣薄劣不敢附李文靖向文簡寇萊公

張忠定諸賢而快覩盛際自不能不以慶王氏者
慶未門也矧鎮山居官端謹聲望籍籍在縉紳而
道協

聖明千載一時行將披風素揚休烈炳炳揭天下不羨
文正事業由之

沛恩雨於三江慰親雲於五老不屢贈如王門也哉某
等幸榜中得鎮山不勝忠定之忻慶而比類於王
氏世德使知所以膺

特恩而作之忠者果不易云

又同鄉賀文

嘉靖四十二年五月鎮山朱公以少宰考績念若翁封奉政大夫美江翁嗣伯祖確夫翁例叙

恩獨本生祖熙齋翁以例格愀然若感弗可已具疏乞停本身及妻封移贈

詔下吏部議上贈同嗣祖父母例凡江右同鄉在朝者緝緝稱慶徵言于予予嘗泛觀於大江而得其槩焉今章貢二水合流長波迤延經吉州導豫章滙于彭蠡沃壤斥原輻望無際而其源混混淅淅瀟隱

于山下蓋遠乎其注深長矣古剌地懸二千餘里
文風甲江右其卓然著勲

昭代者有若楊文貞王文端彭文憲諸大老俱以一品
贈封三代雖三公協謨贊治爲江右洙靈秀術楊
自待制公王自運副公彭自吉清公奕世載德忠
厚一脉所以濟其源者遠且久也朱自先世都憲
公活萬人命東一公必遺腹子與善元厥宗長子
確夫慷慨軒朗不爲媵媵怨恣態以信義表鄉人
次即熙齋學求自得務實踐應貢訓婺源多所造

就以操行服士類人人稱爲朱氏二難旣確夫無
子而熙齋有四子仲爲美江公廣類豐願隆準方
面一見知其享遐福也確夫以倫序嗣美江即如
其所生熙齋重兄嗣雖割愛亦無難色此其孝友
天植可以勵薄而敦厚也使確夫有賢嗣以伸其
志矣而熙齋用所表見豈勵爲善意耶故天於朱
門世德篤厚其施遭際

聖天子御極達孝尊

親德教浹洽于宇內各競然知本生爲重於是季子芝

山以憲副督學貴陽發抒潛脩家慈鎮山又從而
光大之用能保釐齊魯入貳冬官効忠

壽宮簡自

宸衷加俸錄蔭改今官而曠典被焉注源不有自哉夫
盛際難期殊榮鮮覲明興二百餘年環大江之西
階侍郎以上者一百四十餘人不及績叙者十之
三四其間有承恩爲人後格本生祖父母者相沿
至今自鎮山有此疏也發自天貞無所懼沮較之
從前臣子拘泥於制而莫以情聞者其識度過人

遠矣自疏上

報如令則歷代

聖謨從此以廣鎮山能不思

上之所以曲成乎已者曷報於其後乎矧鎮山文章德

業蔚然負天下之望茲感激

殊榮陳力任重要以樹不朽之業媲美三公無疑也由

此屢晉宗階加贈至於一品駸駸有待而求二祖

若翁之流光者不與彭蠡同其深長也耶風及吾

鄉允爲人祖父者得於見聞相率勉爲孝友以施

于子孫固自朱門啓之矣謂諸君之緝緝歸慶也
徒勗義也哉

皆山堂錄序

皆山堂錄者司空沃洲呂公錄呂氏文獻也新昌
名山甲越州以天姥沃洲爲眉目呂自宋宣和時
有諱誠者守集慶府死金人之難詔錄其子諱億
者補大理寺評事隨宋南渡徙居新昌面山而居
始擅其勝以後乘時據忠樹勲中外者九四十餘
人而司農卿尤以直節著其高蹈潛脩如龍巖結

廬足以植人紀厲類風不可槩述至元族派繁衍
自以家世宋臣無一人仕元者遭逢

聖祖混一區夏各以才奮於是孝行若小齋經術若山
龔子顯名徵辟科貢者繩繩相紹歷正統間有贈
江西僉事諱存政者因名其堂曰皆山志地靈也
貽及憲僕耻齋司馬甲軒諸公茲振德業至今又
光大於司空公是爲堂重是雖名山毓秀鬱閎數
千年若有所待而忠節之報自他有耀者蓋亦天
之所相云夫祖宗創居室貽子孫無非爲久遠計

而爲之子孫者不能世守皆不得爲重本況忠孝
爲吾人廣居與名山竝峙即祖宗所貽立門戶者
也忍忘其前休弗思纂紹已耶司空公居業負山
爲莊築室奉娛封君芝山翁無愧龍巖小齋貞操
及列御史累進臺省擔萬物一體之學爲

天子分憂何羨司農司馬之忠直茲懼前聞散佚搜綸
綍所頒及宋與

本朝名卿鉅儒褒頌先德者俱彙次成編首誥勅次
詩賦序記碑銘凡若干卷俾世珍藏之引聲光于

無窮是重其本以厲其身不徒稱爲肯構而已後
之子孫登是堂睹累世忠孝大節宛然如在則不
必覽天姥沃洲諸名山而千巘競秀爲王逸少謝
安石李太白所棲息游賞者不盡得於錄中耶予
與司空同壬辰榜進士又同寮知其忠勤於

天朝也自紹先德始因序次之使呂氏苗裔益思振拔
庶山因堂而增高固不止於今日云

慶大司馬李克齋六平序

予嘗讀周書至命畢公保釐東郊終之曰成周建

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如是知大臣出爲世用
樹無窮事業要在重根本之地培元氣奠丕基不
徒隨事奏能就一時之功名而已我

明肇業金陵比周豐鎬淮泗切畿內

皇祖陵寢在焉有同幽岐其根本所係較之東郊爲何
如也往嘉靖乙卯以來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遭倭
奴擾吳越一帶入犯淮揚守土者無一人敢鳴鑼
當其鋒

天子集群策起克齋李公以曾承秉鉞其地卒收已木

廟灣姚蕩之捷江以北安枕者數年及留都驕卒
失馭被害大臣公時佐本兵不煩尺鏃先機獨斷
擒首惡散脅從卒定反側於呼吸間此功業所著
卓卓在人耳目既召公自南寧卒無所忌憚日傲
大吏蕩無法紀其甘以惡終不徒如頑民之怙侈
戒義而已所賴於保釐者詎後東郊矣乎東郊當
政由俗革之世靡風未殄畢公能正色率下旌別
淑慝以德義爲訓固封圻康四海爲周社稷臣留
務自設叅贊以來一百二十餘年紀綱具在近一

二宿猾給禍滋橫而當事者含育混貸爲自全計
遂體髀難解賴

天子聖神遠覽采公晉大司馬特勅保釐何異畢公之
任公不畏其難而不敢爲亦不易其事以爲不足
爲擬風采秉德義申宣

天子威靈曉然示不可犯又摘發倡妖邪煽惑頑民者
奏聞寘之法俾克畏慕如障積水不復噴沫是威
望素著固足以彈壓其邪心而不剛不柔圖難於
易得於畢公者亦宏遠矣夫功在國家者其獲天

必厚而垂裕益遠畢公功造成周上格于天故天
純佑使之弼亮四世至今百世之下九讀周書慕
其休烈口誦心惟如摠衣於一堂以功德耿耿如
在也公負宏才強力任事以其身排大難固邦基
譬之揭日於中天爲萬方所共睹况同鄉後進得
於祗服之義者乎今嘉靖癸亥七月二十八日公
奉旬初度合溪萬君等詣予嗒求神慶祝予謂公
之勲德爲天所眷使賢子龍躍豹變焯有明徵而
精神強固知慮淵濬由此濟畢公壽筭無疑也以

畢公之壽弘弼亮之業爲後進所依歸固世世有
休光矣異日江西多才杰櫛比鱗萃孰非公開大
之貽耶昔人謂廬山爲江西之望慕其高者難陟
其巔公如廬山在望固難爲繪領而不朽之業與
廬山同其峙者已爲宇內所屬目矣是頌者意

慶 誥封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鳳岡高翁序

今天子御極四十二年宮保大司徒清苑熙齋尚公以
三載奏績蒙

恩封若翁鳳岡如其官於是御史大夫章丘張公而下

忝銓曹舊寮僉屬禮以言慶予常由涿郡道焚輿
以南見山川龐厚明秀故人生其間多質樸有遐
福及稽故實明興二百餘年清苑一郡乘時奮庸
蜚聲六卿自何司馬以來凡二十餘人號稱多才
而以宮保封者獨於高翁見之夫豈偶然漢儒論
福樞有二曰玉澤曰德徵謂天欲昌人國家輔養
令主必生厚養裕施者以基名卿翊康運而普人
之所以獲佑於天也亦必一念靈根祇畏明命足
爲造物之坯蓋裒益自昔者有若此我

天子握符宇內延祚萬年與上世皇王比隆圖天監我
明付以中興之大業也而軍國所需屬戶部非心懷忠
蓋有計才者難稱其任其所以薦厚於翁基熙齋
司徒之猷適值熾隆盛會而公之出處合道畫自
心天不足以凝其休耶予輩交熙齋因聞翁素履
甚詳方績學爲弟子志存經濟名翹然起迺屢試
竟弗第久之拔貢爲太學生儲育日深又弗第後
熙齋官吏曹例得推封翁謂蒙國家廩育十餘年
未獲圖報尺寸不忍就封竟謁選令霍丘至則值

歲歉加意撫字輕賦徭省刑罰節浮費流亡復業者
轉集監司交賢之上治狀一日閱邸報

太廟覃恩計熙齋任太僕寺少卿可推封輒自念曰吾
不負霍丘民可以明吾志矣其未竟者有吾子在
越宿移篆寮佐竟歸就封以後加封侍郎遂晉
封云說者謂翁澤粟一邑聲實已著使少竢焉可
進一階由此屢進顧不能樹勛庸耶乃飄然棄職
就封如釋重負克斯志也豈逆知其後有宮保封
耶而天終相之使何司馬二十餘公不能得之於

父者而翁獨得之用能使熙齋殫枕竭慮清國儲
裕邊計宇內盡知高司徒有嚴君在焉是翁之未
竟其用者已灼灼見天下矣矧翁年六十有四而
熙齋僅及艾期遭際

天子萬壽無疆隆以股肱之托駸駸未已其所以翊佐
中興與鄖山易水同其高深不照映今古也哉予
輩義奪通家特敘述之爲世運慶匪直爲羨慕之
私而已

贈岡卿劉子元歸省雙親序

南京大僕寺少卿劉君子元入慶

萬壽聖節南還念若翁節齋大夫暨若母郝宜人遠違
年久愀然有懷欲便道歸省繪壽圖求予言侑觴
予聞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皆天性固有不假
外籙自世衰風替民不興行往往有遺其親後其
君者豈其性固然耶其父母所以教之者非其道
也節齋嘗以宿學教吾豐視身引誼勳以大倫迪
諸生及遷國子學錄以教吾豐者教胄子爲大司
成所審重久之司刑雲南知騰越同守麗江郡凜

凜守

天子法使荒遐邊方咸登禮讓所在有遺愛立碑終以
母老投筭歸養雖撫按檄留不能挽是以忠孝自
律而子元得於漸濡者非一日之積矣今以同鄉
跋涉數千里入覲

天顏同在朝臣工虎拜舞蹈祝

聖天子萬萬歲壽益誠傾就日不知其爲遠且勞者茲
又跋涉數千里乘傳歸貴陽至里門下車步入家
展拜雙親愉愉見于色里人覩者嗟嘆羨賞遍相

誦述非顯節齊忠孝之報即自晉壽親者多取類
獻槌慶壽爲祝詞雖事近於虛而心切壽親猶之
頌南山而擬東海者也然節齋夫婦以立身行道
教子元今雖養素林下喜聞朝廷事子元陳寶錡
于庭修

君恩進而言曰

聖天子乾綱獨斷朝政清明大小臣工毋敢以賄進有
一木一節可錄者雖遐僻不遺尤憫恤元元頒御
藥療疾出內帑銀恤邊陲拯流弊四方有奏水旱

青炎者下所司蠲逋負卽堯舜之博濟何加焉今
震夙秋臨隱隱南極現彩如瑞靄蓬萊蓋三靈協
佑逾堯舜之壽以歷萬萬年不啻也節齋夫婦聞
言踴躍北向稽首曰萬歲萬歲其自幸沐太平
休澤爲何如也旣而檢行囊無官中物細詢司工
曹貳光祿太僕居官狀子元自具悉無敢速官謗
又將慶有子克成其志百感無所累自足以湛性
貞增紀算矣及省畢辭庭帟卽平生所欲注措及
道途得於見聞者與節齋商確其得失遇有重大

之任悉敷之實踐則崇秩褒封駸駸方隆引聲光
于無窮使貴陽山川益增其高深此謂顯揚其親
較之擬似爲壽者不亦切於子道也耶於是乎元
拜手謝曰善哉壽親以道不以文敢不益勉忠孝
求副於斯言云

椿萱并茂圖序

予自丁未歲以吏部郎忤要人謫天雄捧撫檄
脩真定郡志有成安蔡生諱紹先者即仁軒也攜
予受遠從予學時年方卅角英敏不九授爲學作

文指要即了徹又轉授其弟子齊每督學使者按
試伯仲輒聯名伏一郡後仁齋貢入大學待用伯
仲亦因秋闈上京謁予叩所造益深遠宏遠尋並
荐秋闈前後取進士官戶曹至是思仁齋暨母氏
劉俱年半百繪椿萱並茂圖求予言歸慶亭謂天
之生才何地無之而英華抑蔽往往淪棄草莽不
獲爲盛時庸以父母不知所以成之也使有父母
成之矣而爲子者不能砥身行道建立勲庸亦何
以成親之名於不朽耶洛州自畫野以乘獨稱侍

御李公炳門第最盛方李公起身甚貧其子文靖
仲方未遇時如韞石之玉初無定價可稱也獨決
其爲公輔器廼明師教之雖其心切成名而器度
亦過人遠矣仁齋祖父崇忠厚及况三人皆力農
不登仕籍獨惕然求所以亢其宗挾冊從師距家
十餘里身負米炊爨不憚勞久之克邑庠列高等
食廩屢試京闈弗第目三子有奇質乃名子受曰
可教名子齊曰可賢名子承曰可文朝夕課治世
業不遂塵筮劉亦知大義躬紡績以佐其勤較之

李公夫婦期待文靖兄弟矣異也然李公雖以公
輔期其子而自効於宋室者亦多勞動致蒙宋太
祖獎擢侍御蓋厚於望子者亦不輕於恕已也仁
齋有子伯仲舉進士成名矣季又儲育俟用迺不
忍負

朝廷作養恩期臨民自效則李侍御之勞動當身致
之而諸子求所以爲文靖者可但已耶夫孝於其
親者必不忍後乎其君文靖居位慎密動遵條約
爲國家遠圖仲方亦以文學銜吏治所在振職用

能勲著昂鉉澤溥列藩餘慶施于後裔光顯侍御
夫婦名流至今不徒爵位之盛而已子受伯仲當
發矧之初同司錢穀潔已清弊源不厭米鹽事人
人卜其爲遠到之器舉平生所學隨處注措之求
實效行將揭揭振天下無愧文靖事業而高其聲
望者推本所自曰有賢父賢母則臨洛一帶將擬
盛於李門猶之王產崑巖鳳振丹穴蔚然爲世所
快觀也詎同椿萱並茂於一時已哉於是子受等
合詞請書諸圖求朝夕警惕無悖於顯親之道云

慶雙壽榮封序

廬陵王君道充以太僕寺少卿考績蒙

天子推恩封若翁復齋如其官母劉爲恭人於是掌寺
事羽泉劉公等相率求予言

君恩敦友誼禮也寧不文竊聞歐陽文忠爲廬陵之望
其言曰畜德不施貽于後世其施愈遠謂天厚積
善之家非發跡自身乍盈驟盛已也必舒徐泓演
寔明寔曰顯著於子若孫者蕃耀無窮辟如深山
喬嶽蘊氣龐厚融液有沃澤肆所產之木日滋歲

皆用能成巨材蔽雲霄爲廊廟之幹而山嶽於是益顯其靈異予自癸丑見道充和而毅文而好脩舉進士選中秘書閉門研墳籍印正于心不與世降趨居諫垣個個識大體罔掇米益隱暇事污人名節今司牧政秉心塞淵動關國家至計予恒以爲棟爲梁者望之也及訪其家世胥稱復齋爲廬陵邑庠生以學行稱事父純齋及母劉氏盡孝道無緣飾撫伯兄遺子如所生爲婚娶教迪以責其成他如脩宗祀續族譜築學舍廣祭田纂集先世

遺文并均水利恤匱解忿種種皆風化事刑及恭
人內政井井薰為雍睦宗隣罔不高其誼至推所
學授三子惟令求自得務實踐及道充為顯官每
貽書惓惓以清謹律身忠勤報國為訓居素日督
家人力畝畝足跡不入城市雖屢屆秋闈闕而未
章其一念厚德所以為植子之地者蓋深且厚矣
故慶澤流行膺茲休徵伯為道充掀然特治世具
以幹

帝室仲文煒育于國學季文燈育于邑庠施及諸孫俱

蒸蒸侯用不世顯王氏乎哉夫疏榮之典渙自

大庭而服寵之光必歸於其親所以勸爲善也廬陵
重詩書弦誦之聲閭閻相望求其教子成名以具
慶封鄉寺者千百中不一二見以承籍無其基耳
自復齋夫婦以厚德徵諸子榮被命服有以敷貴
乎草木行將以朝廷榮已者責之子父勵日警求
無替于其後道充幸庸其身而錄父母之教也又
將懷

恩荷重陳力報

主上而終身弗忘則崇階峻秩晉錫可待由此而屢封
未艾也環廬陵四境得之見聞而激於其衷者孰
不爲植于地求所以格天凝休也哉羽泉諸公素
以風教維世茲與道充同僚錫愛而敬其親譽其
賢非徒侈

君恩亦以信天道也因發明文忠之言俄致領私使知
棟梁之幹果不爲徒產也已

贈王白崖副楚臬序

今各省設按察司自副僉以下並佐使廉訪激揚

紀綱百度凡以所成五教銷奸慝也近世典憲者
不瞻本末動以獄情微曖一切深文峻入不足以
洽化糾違於是法禁日滋言弼教者溺其職矣白
崖室君學行著金谿而父事兄子視姪足爲風化
倡已心切慕之及令碭山潔已裁費不輕役一民
惓惓以正倫理爲先使民知興行政成徵擢御史
先後奉勅按兩粵貴陽持三尺警文武吏未繩輒
肅後以資深巡視京營汰僨帥革虛冒揀精銳隱
然爲干城重茲奉

天子命副憲湖廣非以弼教之風望之耶昔陸文安公
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即爲酌
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
厚風俗九荆門四境無不孚化吾鄉周文忠公稱
其爲躬行之效以文安本三代直道之心待荆門
也今湖臬跨有全楚故疆雖上沃民剽易犯法其
心重倫理親德教即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獨
不可以身率之乎白崖生長金谿爲文安鄉後進
於義利德刑之辨素晰不淆嘗以文安治荆門者

治碭山而碭山之人懷白崖無異荆門懷文安及
以文安所以敦倫紀者推之巡兩粵按貴陽視京
營而文武大小吏心服乎白崖者又不異於碭山
之人之心使推之秉憲於全楚則全楚之人之心
雖質之兩粵貴陽京營可通也蓋異於昔日荆門
之人之心乎矧文安知荆門當宋室南造賦頌後
重上有大吏催督之而文安教自身先不令而從
茲持憲以往所察一十五府三十一衛遭逢

聖明龍飛茲土大孝明倫揭示三綱如日月麗天非宋

可比擬其萬一特而眺鄂渚稽古籍誦紫芝記求
所謂圖圖書開桁陽不施者是何教化所致又即
文安舊政惕然思曰荆門山川如故有文安治之
則知重倫善俗而今不古若其失安在及關公廳
軍民纍纍聽讞望訴匍匐下有涉人倫而可駭
狀者難一一諭釋又俛然自訟曰昔文安受成于
此地吾如弼教有愧文安而覩然在上使有賢守
令如文安治荆門者其何德以臨之由是檢點身
心即印正於幽獨者注措於公廳固不必磨赤璧

之賦繹岳陽之記搜石鼓之文自得其所以三代
直道之心矣以三代直道之心臨全楚先倫理後
法禁於所屬有如文安厚風俗者特加敦禮風厲
闔屬其淫刑以逞爲民蠶賊者繩之不少貸則楚
人得於乎化者相率改心易行自無狀可毀自趨
於禮樂之域而不知爲之者又不徒荆門重睹文
安而已異日政徹于朝予雖學愧周文忠尚當歸
白崖躬行之效爲同鄉有人頌

贈行人朱道元歸壽雙親序

行人朱道元出使汴藩一日持軸謁予曰朋求父
講袞號三峯翁弘治戊午舉于鄉越壬戌取進士
今朋求亦於嘉靖戊午舉于鄉越壬戌取進士因
題曰桂杏同科又吾父母竝壽踰八十在堂因題
曰椿萱並茂繪爲一圖茲奉

命使汴藩得使道歸省乞吾師一言持以壽吾親可乎
予曰可哉子知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者乎知
則知所以壽汝親矣夫天生品彙莫不賦以生理
能不撥其本根則天者以全而所發自盛夫椿其

幹端直以八千歲爲春秋萱能孤秀自拔而祥徵
宜男桂貫四時青青不改柯易葉至秋送天香飄
雲外杏爲東方歲星之精迎春拆紅不類凡品是
花本之能垂蔭吐馥者以生理具也人受天地之
中以生其理本直能者養之以致福足以享遐齡
昌後昆猶之老幹凌霜天葩闢日豈從外得也哉
燕山竇諫議有直操積仁累義上帝爲之增壽數
紀佑五子竝登第爲顯官於是昔人誦之取況於
靈樁丹桂云予嘗同理興化郡聞郡人頌三峯翁

知郡事甚悉翁性質直有勁節憫恤小民如子見
貧窶下戶爲勢家凌轢若陷水火中毅然以身援
之不輒却及勢家恃與援撓翁翁飄然長往雖士
民追挽之已不可迹矣以是郡人思之爭爲立生
祠歸家臥一室與鄭宜人以禮閑家井井不紊敦
宗族以睦走人所急惟恐後尤砥廉隅終身不輕
謁有司鄉人俱高其謀今素行昭格爲天所佑同
鄭宜人年踰八十如椿幹萱根挺秀不老又使其
子道元送桂香吐杏紅悉如翁科豈不謂翁以直

道不顯而食其報於後裔者歟語有之無是父不
能有是子又云苜蓿繼於後雖盛弗傳實謙讓賢
又得諸子正直立朝有以成桂之芳於是靈椿之
名益著天發桂杏之祥於道元蒙

天子除行人勅使汴藩凡以宣上德達下情也古人出
使類以不遑父母爲憂今

聖恩如天地曲恤臣下容便道歸省時新春屆臨翁天
婦坐中庭道元酌椒酒上壽翁問初第若何謹對
曰初宴杏花園翩翩少俊矜才爭妍而獨立東風

者有幾人見顧守杏壇之訓不負曲江盛典足矣
又問居官若何謹對曰世人趨金張門競春華一
朝秋風凜冽豈能久存兒顧守桂根不移大入舊
幹庶青蔭亦可託矣翁夫婦喜有子能養其志百
憂盡忘固足以願天倪享晚福及辭翁還朝舉道
途得於諮詠目擊者與翁商確其得失據實上聞
有以契

聖衷定國是異日握天任重掀勳業於宇宙又不徒洩
桂杏之珠英而已安知朱氏椿桂不與竇氏竝傳

也耶予昔知翁於興化今道元又出手門下則顯
仁者之有後豈其無以司之乎

贈總憲呂沃洲撫雲南序

滇南爲徼外夷地入我

明始列藩省齒中土歷正統九年地方不靖先後遣侍
郎楊公寧侯公璉參贊軍務於是有文臣鎮撫至
天順元年裁革會成化十二年夷獠爲梗廷議改
少司徒三原王端毅公巡撫尋晉右都御史以後
八十餘年撫臣相禪未有以部堂往者今少司空

沃洲呂公晉右都御史出鎮循端毅公故事謂無
神理爲之樞耶夫天下大勢如人一身善養身者
非徒願性葆和去腹心之疾已也必營衛四肢使
血脈周流不至有邪氣之奸其或一二指擗不可
屈伸則擇良醫治之庶無大腫爲病滇南視中國
譬則四肢也其棘鳩獠慄躑毒獠等鳥蠻種類非
一猶之邪氣易以奸人者也而輟圍奠危弭患於
未然非折肱稱良者不足與語此方成化初年守
土庶職撫馭失狀致攞風復煽恣行干紀無忌端

全忠宣公集卷之二
毅知不可以魁結遺息絕之也貞憲肅百僚樹之
風聲疏罷中官私市誅求使四境晏然獸心頓挾
是西南之隱疾賴端毅而始瘳承平日久紀法墮
弛文武百執事後志於丹鉛者比比而是致諸蠻
離心時時竊發不能一歲救寧此其爲病有類犬
瘡苦歿齧恐不止於成化時事而已今恭逢

聖明御極審時更化優公以崇秩非冀其紹端毅之風
裁耶端毅嘗疏云昔交趾失馭致一方陷沒騰衝
啟釁致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有甚焉蓋言滇南

雖係四肢動關腹心其所以毅然爲營衛計不以利害阻却者所識者大也故直聲聞天下而叅贊留都入柄銓府未始不自此基之公爲御史巡其肅按三吳督京營侃侃陳素無非爲善要遠圖及歷列寺督留儲掌廷尉佐司空所在以身任事保護

國家元氣茲仗鉞遙臨訓厲百官禁豪橫戒侵牟輕徭薄賦導之教化辟之按方治療一以補脾爲先則久疴之萌悉復元氣環昆明一帶漸染於衣冠

禮樂未無矛盾相持爲患由之捍吐蕃控交趾極
伽陀黔巫所至皆知王化可親而中國之勢益尊
是即四肢調和而腹心亦賴之以無恙矣他日風
裁聞天下與端毅相望後先而重大之任行將及
之詎名標嵩盟血食苴蘭已哉予與公同年恩壬
辰榜中官二品以上數公僅五人而公作南屏又
不徒如予輩之尸素已爾

壽大司馬許默齋七十序

河洛爲天地之中其賢相以韓國富公爲首稱方

韓國在宋室入替萬機出綏四方毅然以天下自任有社稷功而遭讒構屢進屢退不能久于其朝及守司徒歸洛與高年十二人燕會以齒叙於是知韓國出處有道足爲風化重矣明興二百餘年言世臣者咸推轂靈寶許氏自襄毅公屢經挫折不變塞卒爲名太宰生八子如莊敏文簡二公皆起自謫廢官至司徒少保掌賦留都參謀黃閣至今默齋公又以大司馬繼之非世濟其美爲河洛所鍾洩耶公初任禮曹上九邊圖論陳要計有宣

威沙漠之志久之撫順天養疴起鎮山西召貳本
兵提督京營會虜犯宣天戒嚴以言官論薦

勅總督其地屢建奇功荷晉秩叙蔭加青宮大保入掌
本兵事尋以大同右衛被圍回籍未幾虜犯遼前
事勢孔棘又以六科僉薦再起總督軍務屢控虜
鋒莫安畿甸蒙

賜勅褒獎給一品封典尋以徵調糜費閑住此其事視
韓國屢進屢退奚異也夫大臣出處關天地之氣
運求其不可朽者為後人法程而已嘗稽襄毅公

在朝與大原司徒周文端公十人爲竹書會說者
謂朝制清明士風忠厚猶可想夫老典刑今公歸
洛已逾三年而洛社風景依然如舊計甲子二月
公壽屆七十初度雖未躋韓國之年不下大中龍
圖二公時春日融和奇卉名花灼灼於洛水上下
類足以寄逸興其守官茲土豈無尊德樂善如浴
國爲之倡九在洛縉紳隱於大室高位之間豈無
老而賢者如藤滋言葦其人年未及七十卓然負
時望如溫國者亦或有之乘此倣韓國勝跡集諸

者英服野巾裘以齒聚會飲酒賦詩怡樂餘年風
示河洛後進與其親親長長之心固必有善於繪
畫畫形傳世者矣他日附襄毅公竹園會景為一
集使後人慕之嚮韓國者英會並垂不朽則河洛
益增其勝詎老穉齒頰流連晉林已哉抑予聞之
大臣於

國家義同休戚韓國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
言及年八十猶手封奏使其子紹庭上之沒齒不
忘其君路國倡會巳年七十七及逾九七猶起平

章軍國重事公世受

國恩審觀天下之勢有槩於中可擬韓國自靖而未
竟才猷又爲天下所屬望安知不循潞國故事耶
獨愧某忝忝通家叨冒朝列不獲效玉官徽寓名
其間因寄此侑觴以志慶慕之私云

賜勅褒獎給一品封典尋以徵調糜費閑住

鐘墟堂摘稿卷之八終